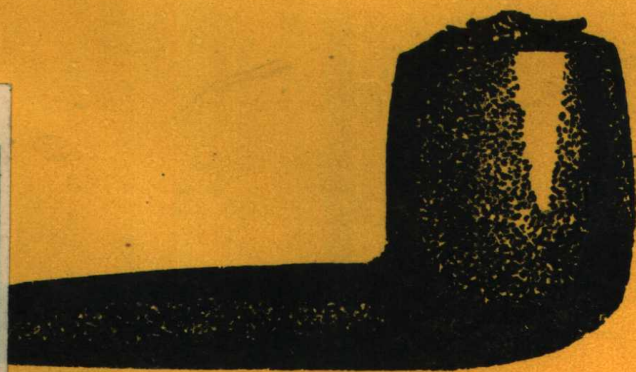


未了的案子

梅格雷探案

著者/[比]西默农

译者/陈增幸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未了的案子

〔比〕

西默农 著

陈增幸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Georges Simenon
MAIGRET ET LE VOLEUR PARESSEUX

根据法国 Presses de la Cité 出版社1982年版译出

未了的案子

[比利时]西默农 著

陈增幸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南漕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625 插页2 字数90,000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3,300册 (内塑面本/4,800册)

ISBN7-5327-0183-2/I·088

普通本定价:1.40元 塑面本定价:1.65元

第 一 章

一阵嘈杂声似乎就在枕边，梅格雷开始翻动身体，他像是受了惊吓，窝着一肚子火，一只胳膊伸出被外乱挥一气。他意识到他是躺在自己的床上，也意识到他的妻子就在身旁。她比他清醒得多，在黑暗中待着，不敢吭一声。

他把什么给弄错了——至少在几分钟时间里——是这一持续不断的、刺激神经的、再三催逼的声音的性质。而他又总是在冬天，在天寒地冻的日子才会这样搞错。

他觉得这是闹钟在打鸣，可自从结婚以后，他的床头柜上再也没放过闹钟。那还是少年时代以前很久的事了：在他童年时期，在他还是个侍童，每天要辅早晨六点的弥撒的那段时期，他曾用过这玩意儿。

然而，春天，夏天，秋天，他也辅同样的弥撒。可为什么残留在脑际而又无意识重现的记忆单单

会是一种模糊的，一种对冰冻、麻木的手指以及在路上把薄冰踩得咯吱作响的靴子的回忆？

梅格雷碰翻了杯子——这事经常发生。就在他的手刚碰到电话机时，梅格雷太太开亮了床头灯。

“梅格雷……是我……”

这时才四点十分，室外一片寂静，这是冬天最寒冷的夜晚所特有的寂静。

“我是菲梅尔；探长先生……”

“什么？”

他没听清。对方像是用手帕捂着嘴在说话。

“菲梅尔，第十六区的……”

那人压低嗓音像是怕被隔壁什么人听见似的。等了一会儿听探长没什么反应，他又补充了一句：

“阿里斯蒂德……”

阿里斯蒂德·菲梅尔，是他！梅格雷这时方才清醒，寻思这个十六区的鬼侦探菲梅尔干吗在早晨四点把他唤醒。

而且，他的声音为什么还这么神秘，像是偷偷摸摸似的？

“我不知道给您打电话是否妥当……我已立刻通知了我的顶头上司，警察分局长……他吩咐我打电话给检察院，我和值班的代理检察长通了

电话……”

梅格雷太太仅仅听得见丈夫的回话，这时她已经起身下床，两只脚尖摸索着拖鞋，随后套上衬绒睡袍走向厨房，不一会儿梅格雷听见煤气的咝咝声，接着便是把水灌进水壶的声音。

“我一点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您明白吗？代理检察长命令我回到现场等他。尸体并不是我发现的，而是两个骑车巡逻的警察……”

“在什么地方？”

“什么？”

“我是问在什么地方？”

“在布洛涅树林①……博托路……您认识吗？这条路通往福尔蒂内林荫大道，离多菲纳门不远……死者是个有相当年纪的人……和我年纪相仿……因此我判断，他的口袋中一无所有，不会有任何证件……当然，我没挪动过尸体……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有点奇怪，所以我想还是打电话给您……这事最好别让检察院的人知道……”

“谢谢，菲梅尔……”

“我马上回到那儿去，也许他们会比平常到得早……”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① 巴黎西面的散步场所。

“在费藏德里街警察局……您打算来吗？”

梅格雷犹豫着，依旧躲在暖暖的被窝里。

“是的。”

“那您怎么对他们说呢？”

“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会找到理由的。”

他觉得受了侮辱，几乎发作，可六个月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正直的非梅尔与此事无关。梅格雷太太站在门楣下叮嘱他：

“穿得暖和些。外面冰结得很厚。”

他撩开窗帘，见窗玻璃上结满了冰凌花。街道上煤气灯发出一种特殊的光亮，这种光亮只有在大冷天才见得着。里夏尔-勒诺瓦林荫大道上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丝动静，只有对面一扇窗户亮着灯，大概是病人的卧室。

现在，别人逼得他们弄虚作假！所谓别人就是检察院，就是那些内务部的人。总之，所有这些毕业于著名大学的立法机构的新成员自以为可以按照他们种种幼稚的想法组织社会。

在他们眼里，警察局只是首字母大写的司法部属下的一个不太体面的下级机构。应该注意它，监视它，只能让它扮演个次要角色。

非梅尔和让维埃、吕卡斯以及梅格雷其他二十来个同事一样，仍属于过去的那个时代，而其他人都已适应了新的方法，新的法规，一心想着准备

考试，以便能尽快得到提升。

可是他，可怜的非梅尔，却一直没能晋升，因为他不能熟记缀字法，不会起草报告！

检察官或是他的某个代理检察官都想第一个得到通知，好在睡意朦胧的预审法官的陪同下第一个到达现场，而这些先生们发表起意见来就好像他们经历过甄别尸体的生涯，并且比谁都了解罪犯。

至于警察局……他们只委以一些嘱托……

“你们去办一下这事……你们去拘捕这个人，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来……”

“尤其是别对他提问题！这必须按法律规定进行……”

真有那么多的法律规定，官方报纸常常发表大量条文，这些条文时有矛盾，连他们自己都摸不着头绪，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唯恐有失，被人抓住把柄，招致律师们的抗议。

梅格雷边穿衣服，边低声埋怨。为什么在冬夜，别人每一次这样唤醒他时，咖啡总会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每当他早晨五点半起床，房间里的气味也会不同，会使他想起他父母的房子。

“你打个电话给局里，让他们给你派辆车来？”

不行！要是坐局里的车去那儿，恐怕局里会要他还清车费。

“你还是给出租汽车站打个电话……”

局里不可能给他报销车费，除非真要是发生了谋杀，他能在很短的期限内找到凶手。以前局里也只是在他破了案子的情况下，才给他报销出租汽车费。而且还得证明，他不大可能利用其他交通工具去现场。

他的妻子递给他一条厚羊毛长围巾。

“你带手套了吗？”

他摸了一下大衣的两只口袋。

“你不想吃片面包？”

他并不饿。他像是在赌气，可实际上，这是 he 最喜欢的时刻，一旦退休，这也可能是他最为遗憾的时刻。

他走下楼梯，见一辆出租车停在大门口，排气管冒着白烟。

“去布洛涅树林……你认得博托路吗？”

“遗憾的是，我开了三十五年的车，可是还不认得这条路……”

总之，老年人就是这样不再为他们的衰老而痛苦。

车上的软垫长椅冷冰冰的。一路上他们只碰到几辆驶向起点的公共汽车，车上没有一个乘客。第一批酒吧还没开门。香榭丽舍大街上，一些女清洁工在打扫各个办公场所。

“又有一个姑娘让人给枪杀了？”

“我不知道……我不认为……”

“我想这种天气，她在布洛涅树林不会遇上很多主顾。”

他的烟斗也有一种不同往常的味道。他双手插进衣袋，计算着至少有三个月没碰到菲梅尔了，而他认识菲梅尔是从……差不多是从他自己进警察局，在一个区警察分局里当侦探那会儿。

菲梅尔那时就长得难看，那时节别人既嘲笑他，又可怜他，首先是因为他父母当初想得出给他取名阿里斯蒂德，^① 其次是因为他尽管已是那副尊容，但他还是接二连三地遇上伤心事。

他结了婚，可一年之后，他的妻子离家出走，也没留下地址。为了找到她，他用尽一切办法。几年之中，法国所有警察和宪兵的衣袋里都装有她的相貌特征的记录，而且每当从塞纳河中打捞起一具女尸，菲梅尔总是心急火燎地赶到尸体认领处去辨认。

这些事渐渐被传成了传奇故事。

“我一直在想她一定遭到了不幸，而且我也知道别人一直在责怪我……”

① 雅典将军和政治家（前540—前468）。他参加了建立代洛联邦，掌管希腊财政，廉洁奉公，人送外号“正义”。

他的一只眼睛呆滞，但比另一只要亮得多，几乎是半透明的。这使得他的目光显得别扭。

“我这一生都将爱着她……而且我知道 总有一天我会重新找到她……”

他已五十一岁了，是否还抱有这种希望？但这也并不妨碍他不时堕入情网，然而命运却在继续追逼他，因为他的每一次爱情冒险都会引出一些奇特的纠纷，往往闹得不欢而散。

有人甚至因一个戏弄他的婊子而振振有词地控告他拉皮条，他因此差点被从警察局里除名。

他被看作是巴黎最优秀的侦探之一，可在个人的事情上他却显得如此幼稚，如此笨拙，真不知他是怎么搞的！

出租车穿过多非纳门，一个右转弯驶进了布洛涅树林，梅格雷坐在车上已经看见一支手电筒的微光。不一会儿，梅格雷又看见在一条小路旁有几个人影。

梅格雷走下车，付了车费。一个人影走了过来。

“您赶在了他们前面……”菲梅尔松了口气，一面在结了冰的地上跺着脚取暖。

两辆自行车靠在一棵树上。两名披着斗篷的警察也在跺着脚。与此同时，一位戴着珠灰色帽子的小个子先生正焦急地看着手表。

“布瓦兹隆医生，身份是……”

梅格雷漫不经心地同他握了下手，朝树脚下
一个黑乎乎的影子走去。菲梅尔扭亮了他的电
筒。

“我想，探长先生，”菲梅尔解释说，“您会明白
我的意思的……据我看，有点儿问题……”

“是谁发现他的？”

“是这两位骑车的警察，他们在巡逻时……”

“什么时间？”

“三点十二分……他们开始还以为是个被丢
弃在路边的背包……”

果然，在冻得硬邦邦的草地上，死者只是一堆
没有形状的肉体。尸体没有伸直，而是缩拢在一
起，几乎蜷成了一个圆团，仅有一只手伸在体外，
而这只手也蜷缩着，似乎想抓住什么东西。

“他是怎么死的？”梅格雷问医生。

“在检察院的人到来之前，我不大敢触动尸
体，但据我看，他的颅骨被一件很笨重的物体击了
一下或几下，而导致颅骨骨折……”

“颅骨？”探长强调了一遍。

因为在电筒的微光下，他见死者的脸只是一
堆肿胀的、血淋淋的肉团。

“在尸体剖检前，我什么都不能肯定，但我基
本上能担保那几下是在他死后砸的，至少是在他

刚死时……”

而菲梅尔，他在半明半暗中瞧着梅格雷道：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头儿？”

死者的服装质地优良，但不奢华，就像职员或是退休老人常穿的那些服装。

“你是说他口袋里一无所有？”

“我已小心地触摸过，没觉出有什么东西……现在，请您瞧瞧四周……”

菲梅尔用电筒沿死者头部照了一圈，梅格雷没发现任何血迹。

“他不是在这儿遭到袭击的。医生也是这样认为，因为鉴于他的伤口，他应该流了很多血。因此，他肯定是被移尸树林的，可能是用车运来的。从他蜷缩的形状看，他甚至好像是被从车上推下来的，抛尸的人并没从车上下来。”

布洛涅树林一片寂静，远处的一盏盏路灯形成一个个匀称的白色光圈，树林像是凝固了一般，犹如舞台上的布景。

“当心……我想他们是……”

一辆黑色长体轿车正摸索着车道从多菲纳门驶来，菲梅尔挥着电筒，急忙向车门走去。

梅格雷站在一边，慢悠悠地抽着烟斗。

“在这儿，代理检察长先生……局长为一份笔录不得不到科尚医院去一次，要过一会才能

到……”

梅格雷认出了法官，一个瘦高个，三十来岁，仪表堂堂，名叫凯尔纳韦尔。他也认出了预审法官，梅格雷和他一起工作的机会很少，可以说他是个介于新旧两代人之间的法官，好像叫卡儒，四十来岁，长着一身棕色毛发。至于书记官，他站在一旁，尽可能远离尸体，似乎担心这种场面会令他作呕。

“谁……”代理检察长开口问。

他打量着梅格雷的身影，皱起双眉。

“对不起。我一下子没看出是您，您怎么也在这儿？”

梅格雷只是打了个含糊的手势，吐出一句更为含糊的话：

“一种巧合……”

凯尔纳韦尔听了很不高兴，过后便一直只同非梅尔说话。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多小时前，两名骑车的警察在巡逻中发现了尸体。我向分局长报了案，但他先要到科尚医院去一次，我已对您说过，去做一份紧急笔录，所以他让我通知检察院。紧接~~着我又叫来了布列兹隆医生……~~”

代理检察长在他周围寻找~~着医生~~ ~~医生~~ ~~医生~~

“您发现什么了，医生？”

“颅骨骨折。很可能是多处骨折……”

“是次车祸？您不认为他是被车撞了？”

“他被一件钝器击了好几下，先是头部，其次是脸上。”

“您因此肯定是凶杀？”

梅格雷会一直保持沉默，任凯尔纳韦尔去处理，由他去说。他仍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我们可能还争取得到时间通知司法鉴定处的专家？”

代理检察长依然是在对菲梅尔下达指示。

“你派一名警察去打电话……”

他冻得脸色苍白，站在僵硬的尸体周围的人都感到寒冷。

“一个不怀好意的游荡汉？”

“他的穿着不像个游荡汉，再说眼下这种天气，树林里很少有这种人。”

“那么是个遭到抢劫的人？”

“据我所知，他口袋里一无所有。”

“这么说是个在回家路上受到袭击的人？”

“地上看不到血迹。医生和我都认为凶杀现场并不是在这儿。”

“照此情况，这很可能是报复杀人。”

代理检察长十分专断，他对找到恰当的解答

沾沾自喜。

“凶杀可能发生在蒙马特^①，杀他的那些流氓弄走尸体，把他扔在这儿……”

凯尔纳韦尔转向梅格雷。

“我想，探长先生，这不是您管的案子。当前，您大概还有更重要的调查工作要做。关于这一点，十三区邮政分局的持械抢劫案您调查得怎样了？”

“还是毫无进展。”

“还有前几起持械抢劫案呢？两个星期内光是在巴黎，我们接到了多少起持械抢劫案？”

“五起。”

“我记得正是这个数。因此我在这儿见到您忙于这么件无关紧要的案件觉得相当惊奇。”

梅格雷听见这句陈词滥调不是第一次了。正像他们自己说的，检察院的这些先生们被犯罪高峰吓坏了，尤其是被最近一段时期直线上升的——以前一直是周期性发生的——特大抢劫案吓懵了。

这说明一个新的犯罪集团，用报刊上值钱的字眼来说，一个新的盗匪集团，最近又形成了。

“您还是没有任何线索？”

“没有。”

① 塞纳地区的旧市镇，1860年并入巴黎。

这不全是真话。如果他没掌握确切的线索，可他还有一种站得住脚的，而且似乎已被各种事实证实了的想法。但是，这不关任何人的事，尤其是同检察院无关。

“听着，卡儒。你来接管这件案子。如果你能相信我的话，请你设法尽量少让人谈论这事。这是条乏味的社会新闻，是起无耻的凶杀罪行，说心里话，如果是歹徒们在自相残杀，那对大家真是再好不过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又重新同菲梅尔说起话来。

“你是十六区的侦探？”

菲梅尔点了点头。

“你在警察局干了多长时间？”

“三十年……确切地说二十九年……”

他又问梅格雷：

“他是个受到好评的侦探吗？”

“是个能够胜任自己本职工作的侦探。”

代理检察长把预审法官拉到一边，同他低声说着话。当他们回来时，卡儒好像有点尴尬。

“嗯，好吧！探长先生，感谢您跑了一趟。我会同菲梅尔侦探保持联系，我会给他指示的。到一定时候，如果我认为他需要帮助的话，我会给您送来嘱托，或召您来我的办公室。您还有一项非常重要，非常紧急的任务要完成，我不能把您耽搁得